

模擬與歧出——小說篇

侯紹文

中國「小說」二字起自莊子，戰國時，九流十家中，亦有小說家，不過彼時之小說，多是街談巷議，稗史之類，與後世之專寫人物故事者，有所不同。

中國以人物故事作為小說題材者，自唐始興盛，初多短篇，後來變為長篇。今先就唐人寫的「紅拂傳」說。「紅拂傳」亦稱「風塵三俠」，寫唐李靖、紅拂女、虬髯公故事。李靖實有其人，至紅拂與虬髯，或另有所託也。紅拂傳說者謂張說所撰，又說杜光庭所撰，張說是唐初人，杜光庭是唐末人，蜀王建建國，曾任光庭為諫議大夫，賜號廣成先生，進戶部侍郎，後主立，以為傳真天師，崇貞觀大學士，後解官，隱青城山白雲溪，著書頗多，有神仙感遇傳一卷，虬髯客傳一卷，虬髯客傳亦載神仙感遇傳，惟詳略不同。舊本原題張悅撰，或本為張悅作，而光庭刪錄之，以入神仙感遇傳，故宋史藝文志遂題為光庭作，實際該小說，應為張悅、杜光庭二人合作也。

按唐太宗李世民亦虬髯，其髯可挂角弓，故杜甫詩有「虬髯似太宗」之語，可見虬髯客與李世民，實二而為一。傳中所云，全為作者故弄玄虛狡滑，以示天子似有天命，並非人人可以充當。明人取以作曲的，有張鳳翼和張太和的「紅拂說」，及凌初成的「虬髯翁」。該故事係唐張說模擬漢卓文君私奔司馬相如者。

西廂記原自鶯鶯傳

再說「西廂記」。西廂之本傳原出自唐元稹之「鶯鶯傳」，亦名「會真記」，其中有名詩，除待月西廂外，尚有：「自從消瘦減容光，萬轉千迴懶下床，不為旁人羞不起，為郎憔悴卻羞郎。」

這樣曼艷與淒絕之詩句，於是後人模擬記中故事而作西廂記，不過作者有異說，在明朝隆萬以前之人，以為關漢卿作，其後或謂為元朝王實甫作，後又謂原本為漢卿作，而實甫續之者。然今日普通定為王實甫作，其所據者，在涵虛子太和正音譜云。

又「會真記」，不惟王實甫偷擬，在宋時趙德麟之商調蝶戀花已開始模擬了。如會真記有一段詞如下：

「於是絕望數夕，張君臨軒獨寢，忽有人覺之，驚歎而起，則紅娘歛衾攜枕而至，撫張曰：『至矣！至矣！至矣！睡何為哉？』」

『設枕衾而去。』

趙之商調蝶戀花云：

「後數日，張君臨軒獨寢，忽有人覺之，驚歎而起，則紅娘歛衾攜枕而至，撫張曰：『至矣！至矣！睡何為哉？』並枕重衾而去，張生拭目危坐久之。」

宋趙德麟之外，尚有金、董解元之絃索西廂。另外對該小說之刻之、批之、或釋之者，無慮數十人。名家金聖歎尤特加批評，而列爲六才子書之一。又有謂關漢卿曾作續西廂記。明李日華作南西廂記。陸采亦作南西廂記。更有翻西廂。續西廂。竟西廂。後西廂諸作，都是出於明、清之交。

元明雜劇，李好古（生卒未詳）保定人，其劇「張生煮海」辭句，很華美藻麗，亦有摹擬西廂記處。如那吒令、鵲踏枝、寄生草等曲。（見馮元君中國文學史第十五講）。

唐時小說有「離魂記」乃陳玄祐所作，記中敘張倩娘與王宙相愛甚深，其父張鎰將倩娘別字，她不願，宙亦悲憤訣別，夜半，忽倩娘追踪而至，共逃去，相處五年，生二子，倩娘思念父母不置，二人又同歸家，家中倩娘臥病，未嘗出門，歸來二女合爲一體，和宙同來者乃倩娘之魂，是爲「離魂記」，爲陳玄祐所撰。元人鄭德輝根據此離魂記，而撰作「倩女離魂」一劇，其文有如下一段：

「王宙於張家訣別後，日暮至山郭數里，夜方半，忽聞岸上有一人行聲甚速，須臾至船，問之，乃倩娘徒行跣足而至，

宙驚喜發狂，執手問其從來，泣曰：『

君厚意如此，寢相感，今將奪我此志，又知君深情不易，思將殺身奉報，是以亡命來奔。』宙非意所望，欣躍特甚，遂匿倩娘於船，連夜遁去，倍道兼行，數月至蜀，凡五年，生兩子。」

二人故事，雖屬虛構，寫來大快人心，的是佳作，故能流傳後世也。

唐人蔣防字子微，義興人，元和中，於李紳席上，賦詩上薦，有「幾欲高飛天上去，誰人爲解綠絲羅」之句，紳乃荐之，後歷翰林學士。防善詩，有集一卷，但以著傳奇霍小玉傳最有名。相傳傳中所敘爲實事，霍小玉爲霍王寵婢所生，父死被逐，易姓鄭氏，進士李益與之戀愛，有婚姻之約；但益母爲益訂婚於盧氏，益不敢拒，遂和小玉斷絕。小玉念益成病，家貧又將家產賣盡，連心愛的紫玉釵都賣去。李益仍避不見面，一日益在崇敬寺看牡丹，爲一黃衫客強邀到小玉處，小玉數其負心，長嘆數聲而氣絕。明人湯顯祖，曾仿此題材而作「紫釵記」。

另外與霍小玉傳相彷彿者，尚有二則故事，先述歐陽詹事，歐陽詹字行周，泉州人，常遊太原，悅一妓，將別，約至都相迎，故有「早晚期相親」之句，妓思之不已，得疾且甚，乃及其髻藏之。謂女弟曰：「歐陽生至，可以爲信。」又作詩曰：

「自從別後減容光，半是思郎半恨郎，欲識舊來雲髻樣，爲奴開取縷金箱。」

絕筆而逝，及詹至，如其言示之，詹啟函讀詩，一慟而卒。

再有一則，見劉斧所編的青瑣、高議所收，秦醇的傳奇凡四篇，其第四篇爲「譚意歌傳」，意歌本良家女，流落長沙爲娼，與汝州人張正字相戀，訂婚約而正字迫於母命竟別娶，越三年妻歿，有客自長沙來，責正字負心；且盛譽意歌之賢，正字遂往迎歸，後生子成進士。意歌爲命婦，夫婦亦偕老，今人以爲蓋襲蔣防之霍小玉傳，而結以團圓者也。

蔣防之霍小玉傳，小玉臨死，聲言將爲厲於李益，後益家妻妾敗散，亦薄倖之報也。

「柳毅傳」亦是兩本，一爲唐人李朝威作，李氏生卒未詳，他是隴西人，他的作品只有「柳毅傳」一篇，傳中敘述柳毅遇洞庭龍君之女，爲舅姑丈夫所虐，懇柳毅寄書於其父，後女叔錢塘君發兵討伐，吞了她丈夫，因感柳毅傳書之德，以龍女嫁之，毅不允，毅後娶張娶韓皆夭亡，後終娶盧氏，歲餘生一子，盧氏始自認是龍女，後二人俱成仙。

另一本「柳毅傳」，是爲元人尚仲賢模擬原傳而作，名爲「柳毅傳書」。又清人李漁又作「蜃中樓」。又有「柳參軍傳」。皆是推演該故事者。不過皆不及「柳毅傳」享名之盛。底下再說兩個夢，一爲「黃粱夢」，那是唐人沈既濟的作品。他敘述道士呂翁行至邯鄲道中，旅舍遇盧生，生因貧困歎息，翁授一枕使枕之，生遂入夢，夢娶清河崔氏，登顯官，至相位，後壽八十，子孫滿前而死，至此盧生

乃醒，而旅舍主人蒸黃粱尚未熟。後有元人馬致遠等合作「黃粱夢」和明人湯顯祖的「邯鄲記」二劇。

至另一夢，係李公佐作的「南柯太守傳」，敘述淳于夢夢到槐安國作了國王的女婿，統治南柯郡太守，守郡三十年，王甚重之，遷大位生五男二女，後因將兵戰敗，公主又死，罷官，被送回故鄉。醒後，發現槐下一大穴，彷彿即夢中所經，傳中所述雖與「黃粱夢」稍有不同，但是為李公佐模擬沈既濟而作，則似可無疑。

西遊記模擬大唐三藏取經詩話

再談「西遊記」。「西遊記」凡兩本，一為長春真人遊記，為元人李志長所撰。記載其師邱處機西遊事蹟，孫錫序云：「凡山川道里之險易，水土風氣之差別，與夫衣服飲食百果草木禽蟲之別，靡不畢載，雖然同名「西遊記」，內容所載並不相同。」

另一本「西遊記」為明人吳承恩所撰，記唐玄奘赴西域取經事，以寓除煩惱解脫之方。中經虎豹魔鬼種種險境，蓋本於後漢書西域傳所云。

在以上兩書以外，尚有元人吳昌齡所撰之「唐三藏西天取經記」（亦名「西遊記」），所記從玄奘父母赴任遇難起，直敘到玄奘由西天取經回，全劇凡六卷，二十四折，比王實甫「西廂記」還長些，是以有人不把它視為劇本，而視傳奇。

關於吳撰之「西遊記」有孫悟空盜取鐵扇公主之芭蕉扇一段，悟空變化因公主喝茶，而鑽進公主口中，降至腹底此一設想，雖屬奇特，並非創始於吳承恩，早在唐人傳奇「聶隱娘傳」中說：妙手空空兒來襲擊節度使劉昌裔，隱娘以武藝不抵空空兒，使劉昌裔以于闐玉護頸，擁以衾，隱娘則變化為蠅蠅潛入昌裔腸中聽伺，至三更，瞑目未熟睡，果聞項上有聲甚厲，隱娘自劉口中躍出，賀曰：「僕射無患矣！」後視其玉，果有七首劃處。此種構想，則知作「西遊記」者，乃模擬唐傳奇之聶傳也。

以上所引三書：（一）長春真人「西遊記」。（二）吳承恩「西遊記」。（三）吳昌齡「唐三藏西天取經記」。三書中以吳之西遊記為最流行，差不多是一本家喻戶曉的小說，但該書經考求起來係模擬的大唐三藏取經詩話，該詩話凡三卷，舊本在日本。又有一小本名「大唐三藏法師取經記」，內容全同，卷末有一行云：「中瓦子張家印」。張家為宋代臨安書舖，故王國維、羅振玉皆以為宋人作。然有人認為逮於元朝，張家或亦無恙，則該書或為元人作。

三卷分十七章，今所見小說之分章回的，開始於此，每章未必以詩結，故曰詩話。原書二本，首章皆缺，現錄其節目如左：

……第一 原缺

行程遇猴行者處第二。

入大梵天王宮第三。

入香林寺第四。

……

全書所敘，除首章已缺，次章即敘玄奘法師遇猴行者，自稱為花果山紫雲洞八萬四千銅頭鐵額獼猴王，來助和尚取經。

這獼猴王，還不就是吳承恩「西遊記」中的孫悟空嗎？所以吾人知道吳承恩的「西遊記」，係模擬元人「大唐三藏取經詩話」。

「水滸傳」。「水滸傳」這部小說，其讀者之衆，與吳承恩的「西遊記」實不相上下，或且過之，經金聖歎批評，它為第五才子奇書，作者亦非一人，有謂該書七十回以前為施耐菴（元人）作，七十回以下為羅貫（羅貫字貫中，元明間人）所作，鄉人說少年人不看水滸，以為誨盜之書。在胡適說：吾人看「宣和遺事」（「宣和遺事」，多記宋時事，故人以爲宋人所作；但內中有元代語，則其書或出於元人，抑宋人舊本，到元時又有增益，皆不可知。）便可看見一部縮影的「水滸故事」，如是說起來，則「水滸」一書，或係模擬「宣和遺事」所寫成。

三國志演義演述正史

「三國志演義」，傳說是羅貫中所作，與「水滸傳」「西廂記」「琵琶記」稱元代四大奇書。該書是依據陳壽的三國志正史演述而成，不過自唐、宋以來，社會上對於三國史事，好喜談論，如李義山的驕兒詩中有「或謔張飛胡，或笑鄧艾吃」。在東坡志林裏也有左記的一條：

「王彭常云：『塗巷中小兒薄劣，其家所

厭苦，輒與錢，令聚坐聽說古話，至說三國事，聞劉玄德敗，頻蹙眉，有出涕者。聞曹操敗，即喜唱快，以是知君子小人之澤，百世不斬」。

不過三國志演義一書，既係模擬推演，其書中所寫故事，亦有模仿古人，而出虛構者。如孔明之舌戰羣儒，本無其事，而係模擬晏子使楚。尤以曹操被困華容道，或係模擬東周列國志。試將兩書記述，寫在下邊，請大家比較一觀：

「東周列國志，當年晉楚城濮之戰，楚元帥成得臣令尹戰敗，率領殘師，繞道有莘山後，沿睢水一路而行，鬪立申、鬪勃各引殘兵來會，行至空桑地面，忽然連珠砲響，一軍當路，旗上寫大將魏字。魏擊先在楚國，獨制猷獸，楚人無不服其神勇，今日路當險處，遇此勁敵，那殘兵敗將，又都是個傷弓之鳥，誰人不喪膽消魂，早已望風而潰了。鬥越椒大怒，叫小將（成得臣之子成大心）保護元帥，奮起精神，獨立拒戰，鬥立申、鬥勃，只得勉強相幫。魏擊力戰三將，水泄不漏。正在相持，忽見北來一人，飛馬而至，大叫將軍罷戰，先元帥奉主公之命，放楚將生還楚國，以報出亡時款待之德。魏擊方才住手，敎軍士分開兩下，大喝饒你去！得臣等奔走不迭，始得回至連谷」。

三國志演義：「曹操赤壁戰敗，孔明知操

命不當盡，乃使關羽扼華容道，俾得縱之。曹操兵敗，在華容道上，跟隨曹操，過了險峻，路稍平安，操回顧止有三百餘騎隨後，又行不到數里，操在馬上大笑，衆將問丞相笑者何故？操曰：「人皆言周瑜、諸葛亮足智多謀，吾笑其無能爲也，若使此處，伏一旅之師，吾等皆束手受縛矣。」言未畢，一聲砲響，兩邊五百校刀手擺開，當中關雲長提青龍刀，跨赤兔馬，截住去路，操軍見了，亡魂喪膽，面面相覷，皆不能言，操在人叢中曰：「既到此處，只得決一死戰。」衆將曰：「人縱然不怯，馬力乏矣，戰則必死。」程昱曰：「雲長仁義播於天下，丞相舊日有恩在彼處，何不親自告之，必脫此難矣。」操從其說，縱馬向前，欠身與雲長曰：「將軍別來無恙？」雲長亦欠身答曰：「關某奉軍師將令，等候丞相多時。」操曰：「曹操兵敗勢危，望將軍以昔日之言爲重。」雲長答曰：「昔日關某雖受厚，曾解白馬之危以報，今日奉命，豈敢爲私。」操曰：「五關斬將之時，還能記否？大丈夫處世必以信義爲重，將軍深明春秋，豈不知庚公之斯迫子濯孺子者乎？」雲長聞知，低頭不語。曹引此事來說，雲長是個義重如山之人，又見曹軍惶惶，皆欲垂淚，雲長如何不動心，於是把馬頭勒回，與衆軍曰：「四散擺開。」

這個分明是放曹操的意思，操見雲長回馬，便和衆將一齊衝將過去，雲長回身時，前面衆將已自護送曹操過去了！雲長大喝一聲，衆皆下馬，哭拜於地。雲長不忍殺之，正猶豫中，張遼驟馬而至，雲長見了，又動故舊之情，長歎一聲，並皆放之。

以上兩段敘述，後者模擬前者，前者爲真，後者則子虛烏有也。

三國志演義作者，固有模擬他人處，然「三國志演義」內亦有常被他人書模擬者。如「殘唐五代史演義」一書，則有好處處模擬「三國志演義」者。一是李存孝射箭取袍，類似三國演義第五十六回曹操大宴銅雀台。其二是李存孝活捉安休休、薛阿檀、酒尚未寒，類似第五回關羽酒斬華雄的故事。第三十七回鷄寶山存孝顯聖，把王彥章嚇退，也有死諸葛嚇走生仲達的意味。第二十九回朱溫計逼五侯反，逸狂詩有云：「甘寧百騎劫曹營，威推東吳至此稱，曾似勇南兵十八，五侯破膽盡皆驚。」作者簡直老老實實地承認李存孝十八騎劫寨是摹擬「三國演義」第六十八回，甘寧百騎劫寨營的故事。

據顧實著的中國文學史大綱說：「三國演義」一書，亦有續撰名續三國志。一名東西晉演義。又別有曰後三國志者，皆不足取。

以下再說「琵琶記」。則爲元人高明作，高字則誠，溫州瑞安人氏，順帝時進士，明善書法，工詩，尤擅詞曲，其所撰「琵琶記」，

世稱南回正宗。據「琵琶記」導讀楊振良說：明人黃溥言在「閑中今古錄」裏就說：因後村（此後村應為陸游）有「死後是非誰管得，滿村聽唱蔡中郎」之句，因編琵琶記。

又有謂琵琶記故事，原是有所根據，宋元南戲中，趙貞女即其前身。趙貞女是何時書，據明人徐渭南詞敘錄說：南戲始於宋光宗朝，有永嘉人所作，趙貞女、王魁二種。在琵琶記內容敘說：蔡邕與妻趙五娘，躬耕以養父母，鄰家張太公勸之赴選，竟試及第，忽奉旨以牛丞相女妻邕，邕拒不得已娶牛氏，家中雙親亡故，妻五娘彈琵琶尋夫，此琵琶記之所以名也。五娘抵京，為牛氏所救，又與蔡邕相會，五娘與牛氏，互敦和睦，宛如姊妹，牛丞相亦允邕回家掃墓，完全一門孝義。邕授中郎將，五娘陳留郡夫人，牛氏河南郡夫人，邕父母咸蒙封贈，如此大團圓。但另一書「說郛」，則與此記錄不同，「說郛」載：唐時，牛丞相僧孺之子繁，與蔡生為文字友，慕蔡才學，欲以妹妻之，蔡既已有妻趙氏，力辭，不可，其後牛氏與前妻趙氏同居，甚能卑順，風波不起，家內和合，蔡仕至節度副使云。王世貞藝苑卮言即主張此事。此「說郛」記載：見顧實之文學史大綱，與高明之琵琶記，似又重出者也。可是趙之琵琶記內容寓意，又有兩說：一謂琵琶四王字乃王四也，與高係朋友，蔡邕者菜傭也，牛丞相即元之不花太師。因元朝呼牛為不花也。高曾勸王四之仕，登第後即棄妻而贅於太師不花家，高悔之，因作此記以諷諫焉。

又一說此記乃指北宋蔡卞事，卞棄妻而娶王荆公之女，陸游詩揭穿內情，詩中之蔡中郎，即蔡卞，以卞為蔡京之二弟，中者仲也，故稱他蔡中郎，高則誠據此作記以譏之，則確屬實事也。

紅樓夢非一人作品

「紅樓夢」。一名「石頭記」，是清人曹雪芹的作品。該書凡一百二十回，其後四十回（即八十回以下）為高鶚所補，則知「紅樓夢」，亦非一人作品。

「紅樓夢」的續編甚多，有紅樓夢補，紅樓後夢，紅樓續夢等。以外還有紅樓夢賦，紅樓夢詩，紅樓夢詞，紅樓贊，紅樓夢譜，紅樓夢詠，紅樓夢散套，紅樓夢傳奇等等。把這搜集攏來，就能很出色的成立了一種紅樓夢文學，中國人呼此為「紅學」。

「金玉緣」也有兩部，一是在「紅樓夢」裏說：賈政的第二個兒子，生下來時候，口裏會含著一塊寶玉，所以名字就叫賈寶玉。當寶玉十二歲的時候，家裏來了個薛寶釵，是寶玉母親王夫人妹妹的女兒，寶釵很奇怪的在小時從一癩頭和尚，送給一把金鎖，這金鎖與寶玉所有的寶玉，是證明兩人的金玉良緣，所以「紅樓夢」也叫金玉緣，就是基於此。再一「金玉緣」是來自兒女英雄傳，在兒女英雄傳說：十三妹以父仇已報，即預備出家，又被勸阻，而嫁了安驥，驥妻張金鳳本為玉鳳（十三妹本名何玉鳳）所拯救，而介紹給安驥的，是以二

女和穆如姊妹，所以此書初名「金玉緣」。

「今古奇觀」。這部小說是重輯的，並不是元本創作，因明朝時候，有三言、兩拍，所謂三言，即「喻世明言」、「警世通言」、「醒世恒言」。兩拍呢？即「拍案驚奇」，與「拍案驚奇二刻」。這五部小說，內容有彼此互相模擬，自是不一而足，可是卷帙浩繁，約一百五十幾卷，有抱齋老人者，以其不便觀覽，就五種書中，選刻四十種，名曰「今古奇觀」。其中取自「喻世明言」者八種。「警世通言」者十種。「醒世恒言」者十一種。「拍案驚奇」者七種。「拍案驚奇二刻」者三種。餘一種，不詳所出，以意推度，或取自足本的兩拍，則今古奇觀一書，也算複寫重出之小說也。

「三寶太監下西洋記」。該書為明人羅懋登所著，係取鄭和下西洋（實係今之南洋）故事，而又模擬「西遊記」與「封神演義」二書。全書多敘詭誕怪異之事。向覺明又說：「西洋記」一書，大半根據「瀛涯勝覽」演述而成，其實主要材料不僅馬歡的「瀛涯勝覽」，費信的「星槎勝覽」也是「西洋記」所根據的。

現把「西洋記」引用「瀛涯勝覽」和「星槎勝覽」之處，對比的列在下面：

一：全蓮寶象國（Champa）第三十一、二回，這個婦人頭，原是本國有這等一個婦女，面貌身體，俱與人無異，只是眼無瞳人，到夜來撇了身體，其頭會飛，飛到那裏就要害人，專一要吃小娃娃的穢物。小娃娃受了他的妖氣，命

不能存，到了五更鼓，其頭又飛將回來，合在身子，又是個婦人。……這叫作個『屍致魚』。

瀛涯勝覽云：

其曰尸頭蠻者，本是人家一婦女也，但眼無瞳人爲異，夜寢則飛頭去，食人家小兒糞尖，其兒被妖氣侵腹必死，飛頭回合其體，則如舊。

星槎勝覽云：

尸頭蠻者，本是婦人；但無瞳人爲異，

其婦與家人同寢，夜深飛頭而出，食人穢物，飛回復合其體，即活如舊。……人有病者，臨寢時遭之，妖氣入腹必死。以外三書，如以上所引相同之記載，尙甚繁夥，非彼此互相模仿云何？

雙包案。最早的包公小說專書，是日本朝鮮總督府所藏的「包孝肅公百家公案演義」，乃饒安完熙生所作，今存七十餘回，此書刊於丁酉與「西洋記」（鄭和下西洋故事）同年，另有「包公案」一書，其寫作年代不可知，其

較「包肅公百家公案」爲晚出，當然也較「西洋記」爲晚出，故知「包公案」有的故事，是模擬「西洋記」的。到了清代，皮黃戲裏的雙包案情節，更爲簡單，差不多五鼠變成一鼠，（原五鼠鬧東京故事，曾見於「包公傳」。）只剩下真假兩老包了，原來是五鼠，變成秀才、丞相、皇帝、國母以及包公，弄成各有兩個，近似西遊記的二心之爭。（見中國小說史）

敦良齋遺書

清·

徐潤第遺著

徐繼畲校刊

二十四開本 平裝九〇二頁

定價四〇五元

本書凡十七卷，爲有清五台徐潤第所著，中多易解，圖說之類，蓋作者邃於易學，悟入玄微，每以易象證儒書，輒爲契合。而條答質疑，剖記心得，皆至精湛明澈。是書字大而秀媚，爲其子徐繼畲蒐集遺文，刊於閩中者，唯百餘年來，知者甚罕。今特重梓，藉以光大易學，並廣流傳，以饗讀者。書中頗多圈點批注，蓋同光間儒者所爲也。

臺灣商務印書館 發行

台北市重慶南路一段 37 號
郵政劃撥：〇〇〇〇一六五一號
電話：三一六二八 三一五三八
傳真：（〇二）三七二〇二七四